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霞箋記 第二回 麗容和韻動情郎 彥直得箋赴佳會

話說這玉郎自從得了這麗容的霞箋，不忍釋手，讀了又看，看了又讀，不覺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細觀此詩，真乃有情，甚覺著意。看他措詞不凡，倦念更切。且金瓊盡來獻瑞，彩筆恰似流雲，休誇這謝道韞出世，不減那李易安再生，豈風塵女子可論哉！我想東院內有座對景樓，有一美妓名喚麗容，韞小字翠眉，操志不凡，才貌出眾，想此霞箋，或出伊手未可知也，不免叫出書童問他一番，或者知其端的也未可知。」即便喚了一聲：「書童那裡？」這書童聽得叫他，即應一聲，到得玉郎跟前，說道：「相公叫小人那邊使用？」玉郎說：「此間〔那〕對景樓，聞聽有個名妓張麗容，你可知道麼？」書童說：「小人知之久矣，這隔牆有個翠眉張小娘，名博四方，聲傳名區，多少王孫公子為她斷腸，等閒不肯出來相見，惹得那襄王空惱巫山。」玉郎說：「我要會她一會，不知怎麼可以得見。」書童說：「相公若要會他，一些也不難。這翠眉小娘有一妹子名喚凝香，每日在門首閒耍，若是見了凝香，就可以見她姐姐了。」玉郎聽說，滿心歡喜，說：「此言有理。我明日假以買書為名，出離學宮，經過其門，若見凝香，便可不失此良遇。」正是：霞箋賡和十分春，畢竟何時見玉人。

明日馬蹄芳草地，定須解珮會風雲。

且說這李玉郎與書童定計，要會那張麗容，恐其難見面。適值五月端陽節，麗容妹子凝香因見她姐姐拾得霞箋一幅，反覆把玩，不肯釋手，她就趁著中天令節，佩上了朱符，插戴了艾虎，有心到門首窺探那玉郎消息。正盼望間，抬頭一看，見有一個騎紫騮來的，正是那白面郎君。因想道：「這題箋的定是他的。」心中好不歡喜，因就斜倚門邊，遮遮掩掩看其動靜。

卻說這李玉郎因見天氣清明，又值佳節，帶領書童騎馬過來，原是要來尋麗容相會，正走之際，那書童一眼覷著了凝香，隨筆向玉郎說道：「相公事有湊巧，定主天緣，你看那綠楊影裡一座朱樓，白粉牆中半灣碧水，那壁廂一個姊妹，巧裝打扮，豈非萬綠叢中一點紅乎？」這玉郎一聽，冷眼觀看，果是一個小小釵裙立在門首耍子。這玉郎正要叫書童招呼他問話，誰知那凝香小丫頭，原是有心等著玉郎，一見他主僕二人，便自滿心歡喜，叫了聲「相公莫非玉郎乎？請到裡邊待茶。」這玉郎不勝驚訝，說道：「請問大姐，小生從未識荊，何以便呼字？」凝香說：「忝居隔壁，難言不識，觀君尊容，揣君非度，非玉郎而何？」這玉郎亦問道：「觀仰美容，莫非翠眉娘耶？」凝香說：「翠眉乃是家姐，相公請進見我家姐如何？」玉郎欣然進步，便說：「只是拜意不專，焉敢造次。」凝香道：「這有何妨，請相公里邊坐，喚我姐姐出來。」這玉郎自為三生有幸，今日快睹佳人，便步履相隨，跟定凝香，望著對景樓下來。凝香上樓喚了一聲：「姐姐快來，你那霞箋情人到了。」翠眉說：「小賤才！好孫張狂，你是個女兒家，為何這等欺人？」凝香說：「現在樓下立等，何云欺你？」這翠眉款動金蓮，搖擺湘裙，驀然一見，暗自驚：好個聰俊男子，果然風流絕世。這凝香說道：「家姐在此，請相公相見。」李玉郎一見翠眉，恍若身在月宮，快睹嫦娥一般。說道：「美人拜揖，小生久聞芳名，未獲一會，今近玉體，如步瑤池。」翠眉道二萬福，說：「風塵鄙質，幸邀君駕，但恐暇棄，甚覺赧顏。」二人坐定，凝香獻茶，此時雖屬乍會，不惟情深，但覺神交。這翠眉先就說道：「觀君豐度，玩君霞箋，名喚玉郎，真乃名稱其實，欽羨！欽羨！」玉郎說：「觀卿才貌，久欲相親，今睹美容，誠為萬幸，失敬！失敬！只是小生得蒙和韻，捧讀佳章，可稱詞壇珠玉。」翠眉說：「拙句呈政，自愧弄斧，豈不遺笑班門，但是兩地欣逢，信由天合。」這玉郎答道：「原來二箋相值，自屬有緣。」此時小妓凝香在旁，見他二人百般留戀，萬樣親熱，隨說道：「李相公，我姐姐雖落風塵，實矢志待字，你兩個德容並美，才貌兼全，正是一對好姻緣。」翠眉說：「小妮子，那個要你多嘴。」二人正在難捨之際，忽然間鴛兒午睡方起，聽見對景樓下有人說話，急喚凝香去問。這凝香去說：「隔壁有個李玉郎相公，今日拜訪我姐姐到此，我姐姐愛上他，正在那裡絮道哩。」鴛兒說：「這翠眉丫頭，想我們不過棄舊迎新門戶，朝趁夕送生涯，我年輕時節，不知哄過了多少子弟，如今年老，專靠你們掙家，你姐姐終日燒香許願，不知有何心事，一味滯固，並不圓和，如何掙得錢財到手。昨日趙尚書公子著人將二百兩銀子、四個尺頭送來，接她到杭州去，不過是游一遊西湖，到天竺燒一炷香就回，他還不肯作成我。今日為何見了這李公子，便然這樣熱戀哦！想是他回心轉意，要與我做起一分人家來也未可知，豈不令人喜殺。待老身前去奉承一番，自然錢財到手。我的兒快去通知李相公，你說：『媽媽到了。』」

卻說李玉郎與張麗容對談多時，心投意合，依依難捨，恨不能定以終身，方覺快意。但恐麗容尚有鴛兒，難以隨心，因問道：「美人，小生細觀你所和霞箋，甚覺有情。只怕你動有掣肘，不得穩便。如今鴛母在那裡？」麗容答道：「午睡未起。」玉郎說：「何不請來相敘。」麗容方要著凝香去請，誰知這凝香早到跟前，說：「媽媽出來拜相公。」玉郎說：「有請。」這鴛兒走到近前，說：「相公，一時乏倦，睡夢東窗，有迭迎侯，得罪！得罪！」玉郎說：「久慕香閣，無緣晉謁，今來唐突，拜遲！拜遲！」鴛兒說：「相公，老身忝居比鄰，俺常在太湖石畔燒夜香，靜聽書聲，敢是相公奮志青雲？今日屈過寒門，不勝光寵。」玉郎道：「好說，小生誤作劉阮，得游天合，真是佳會。」媽媽說：「二姐過來，今日是端陽正節，何不留公子在此一敘。」這麗容接口道：「正是現成東道，敢屈相公少坐，使咱蓬壁生輝。」玉郎說：「多謝厚情，豈敢過擾，書童過來，可將買書餘下銀子送媽媽，聊為一饌之敬，伏乞笑留。」鴛兒說：「公子，老身不意間款留一話，豈敢受賜，若如此，老身便是愛財了。」麗容一聽，慌忙說道：「今日是令節，不得過執，自古道恭敬不如從命，看酒罷。」須臾間酒饋擺完，就坐在對景樓下，三人共酌，小妓女服侍。不覺酒至三巡，忽凝香來請，說客到。這鴛母向著公子道：「外邊有客到，一時暫且失陪，有罪。」玉郎說：「媽媽請便。」這鴛兒去了，麗容即請玉郎樓上坐，二人攜手一同登上樓去，但見四壁掛著名人詩句，案上擺著寶鼎奇香，牙籤收簡，無不俱備，文房四寶，盡皆精良。此時玉郎雖在煙花，如遇畏友，便說道：「觀卿雅趣，知卿學問，小生雖為執鞭，亦欣慕焉。」麗容說：「公子之體如玉樹，妾本賤質，敢勞公子過獎。妾在閨中竊聞君家多擇良配，而百無一就者何也？」玉郎說：「小生緣淺，不遇麗人，因此逗留，久愆佳期。若有如卿才貌者，又何敢言擇乎。我愚性最愛麗質，何分貴賤。若是文字知己，即當性命依之。」麗容說：「俺自己思著，只是敗柳殘花，怎插得君家雀屏？今不幸賤軀已落風塵，怎能夠飛出樊籠，離卻了陷阱方好。」玉郎說：「小娘子不必悲傷，難道我做不起個公家軟玉屏麼？」請問小娘子，既混風塵，即由造物，自甘苦節，更有何心。」麗容說：「李公子，你哪裡曉的，今見君子不惟風雅宜人，而且至誠可敬。俺如今願托終身，即便脫卻紅粉，焉肯再抱琵琶，若不見棄，情願永為捧硯。」玉郎說：「既蒙卿家真心待我，願為比翼，永效于飛，若有異心，神明作證。」麗容見玉郎如此見愛，便說道：「既蒙君子慨許，我和你就此對天盟誓，將此雙霞箋各藏一幅，留作他年合卺之據。」玉郎說：「有理，正是各留一幅，方為確實。」二人在樓上定了姻緣，俱各心肯，有詞為證：

神明須有證，天地豈無靈。願鑒微忱無虛謬，保佑我好夫妻松柏齡。虔誠惟一點，稽首拜三星。願取今生常廝守，默祝我美姻緣永不更。——右調《僥僥令》

二人祝罷天地，各取霞箋，彼此你倡我和，不覺已至黃昏。這麗容與玉郎同宿在對景樓上，那鴛鴦枕間的叮嚀，繡被中的恩愛，自不必說。次日起來，重擺筵席，交杯換盞，好不痛快。鴛兒見麗容肯去接客，亦自不勝歡喜，從此可以大獲金銀。玉郎心雖難捨，但恐孫先生知曉，只得告辭，臨岐囑別，有一段難以言傳之景，有詩為證：

夜抱幽香小院春，如今春色破梨雲。

彩鸞差作凡雞伴，此夜諧和百歲恩。

不知玉郎如何舍了麗容，且聽下回分解。